



现代西方大众文化丛书

王皖强 蔡骥 主编

杨可 孙湘瑞 著

现代俄罗斯 大众文化

中国经济出版社

现代西方大众文化丛书

现代俄罗斯大众文化

王皖强 蔡 骐 主编

杨 可 孙湘瑞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俄罗斯大众文化/杨可,孙湘瑞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

(现代西方大众文化丛书/王皖强,蔡骥主编)

ISBN 7-5017-2058-4

I. 现… I. ①杨… ②孙…

II. 群众文化-概况-俄罗斯 N. G24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8865 号

责任编辑:卫南平

(电话:68305274)

封面设计:白长江

现代俄罗斯大众文化

杨可 孙湘瑞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北街8号)

(邮政编码:10008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华勘曙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7 25 印张 155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 7-5017-2058-4/Z · 310

定价:18.00 元

总 序

文化的世界是斑斓多彩的，对文化的描述同样如此。这不仅因为各国家、各民族具有不同的特性，因而其文化也各具特色；也因为对同一种文化如果选择观察的视角不同，也会看到不同的内容，得出不同的结论，即通常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

传统的看法，把文化分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两类，前者为一小部分社会精英主要是知识分子所把持，后者则是借助于大众媒介的传播，为广大民众所共享。严格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是工业化现代社会的一种表现，它与传统的民间文化或通俗文化尚有差别，但它们都主要流行于社会的中下层，消费对象是作为社会主体的民众，这又使它们有类似之处。再者，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民间文化和通俗文化往往也通过大众媒介来进行传播，这进一步导致它们的融合，以致一些西方学者干脆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同义。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由于话语权总是把握在少数知识精英的手中，这种精英文化的传统使得人们总是对“阳春白雪”趋之若鹜，而对“下里巴人”嗤之以鼻，也使得人们心目中的文化似乎就是那些经典，那些高深

莫测、玄而又玄的东西，而为广大民众所喜爱、所消费的这部分倒好像不是文化了，接受这些东西恰恰也成了没有文化的标志。

然而，现代大众社会的形成，使得传统的精英文化开始产生危机，而大众文化则借助于大众媒介的发展占据了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于是有许多人惊呼文化的堕落。事实上，这种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趋势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现代大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传统知识精英惋惜的也决不仅仅是文化的堕落，恐怕更是他们自身在文化领域垄断地位的动摇。不过，既然历史的进程带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种后果，那么失意的同时更需要的只怕还是去面对、去分析。

事实上，也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最好地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立场都使他们是这种批判最好的承担者。但是，批判不等于取消，其目的还是为了整个社会文化能够得到更健全的发展。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彻底对立的观点并不可取，探讨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建设大众文化恐怕才是当务之急。

在中国，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还是最近的事，因而对它的研究也刚刚展开，自然有诸多不足之处，而在西方，情况则明显不同。西方各国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早已纷纷步入大众社会阶段。在大众社会中，由于原先的家庭、村落等有机联系的减弱，人们之间越来越缺少共同

的道德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大众文化应运而生。当然，大众文化的产生也同样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众媒介的普及。

随着大众文化的历史发展，西方学者也开始了对大众文化的深入探讨，这种探讨由于关注的层面与所取的视角不同，又产生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它们之间的争论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而且还直接影响了各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对大众文化发展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

在对大众文化发展历史及其性质的研究中，最早也最负盛名的学派是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所确立的批判传统影响深远，至今依然被诸多学者所引证。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就已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文化工业，它以商业原则取代艺术原则，以市场要求取代精神要求，因而其文化产品是雷同的、平庸的，在这种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下，民众丧失了自身的判断力，成为一种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因此，该派学者对大众文化可以说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

法兰克福学派所确立的批判传统直到本世纪中叶才受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强烈挑战。以霍格特和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认为，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两分法失之简单，而且也不是对当下文化所作的一种明智反应。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代表着生生不息

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它具有沟通、交流及促进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积极功能。因而，他们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居高临下的精英立场来排斥大众文化，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主张接受、研究与提高大众文化。

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传入美国后，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共鸣，其结果是导致了通俗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其代表人物甘斯提出品味文化的理论，对批判学派的观点进行批判。此后，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越来越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色彩，传播学者重点研究它与传媒的关系，社会学者则强调它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文化学者关注的是它与精英文化及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真正的多维视野，从而把该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学者就再也不能采取那种冷漠与轻视的态度，那将使自身远离生活，远离民众。不过，就算我们能摆脱传统的束缚，也不能指望在该领域立即就取得什么惊人的研究成果，因为我们尚缺少这方面的积累，这不仅包括理论框架，甚至包括具体的材料，诸如各种统计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比较好的途径就是借鉴其他国家在大众文化领域所走过的历程及对这种历程的反思，这将使我们少走弯路；同时，这也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本丛书正是在这种思路指导下的产物。

我们选择了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六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具体而详尽地描述了各

国别具特色的大众文化，组成了这套“现代西方大众文化丛书”。我们不仅希望这种描述能够增进对这些国家的了解，更希望通过各国情况的比较，来找到其中的一些共性，以为中国时下的大众文化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当然，一个良好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这还有待于时间的验证，但当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已扑面而来时，我们觉得也许先做起来更好。

主 编 者

前 言

在世纪之交的边缘，回望 20 世纪俄罗斯人民精神文化的成长历史，我们心中感受到的是俄罗斯人民曾经沧海的世事变故与俄罗斯人民创造的独树一帜的文化魅力。这种吸收了俄罗斯传统文化营养而培育出来的苏维埃大众文化，构成了 20 世纪人类精神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成为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共同财富。

苏维埃政权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也为其人民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准备了一切条件。“十月革命的产儿苏维埃文化……是俄罗斯人民多世纪的历史发展所浇灌的肥沃土壤上产生的。”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以其鲜明的风格和广泛的大众性，汇入了 20 世纪人类文化洪流之中。

苏维埃文化培育了几代人，然而，谁又能想到，那迎风招展了 70 年的苏维埃红旗，在 1991 年 8 月飘然坠下。

本书正是以全方位的角度透视俄罗斯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本世纪初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到苏联的解体。百年来的沧海桑田，给俄罗斯大众在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大众传媒和民俗风情等诸领域的影响和变化。

本书采用独立成篇的方法，从典型事件、人物或社会

现象、文化热点入手，来展示 20 世纪俄罗斯大众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揭示俄罗斯大众文化心理的奥秘。

当然，以这样一本小书，想囊括俄罗斯一个世纪的大众文化内涵，是不可能的，其中挂一漏万和作者的孤陋寡闻之处，敬请读者宽谅。

编 者

1999 年 11 月

目 录

前 言

1. 保尔·柯察金：一个世纪的神话 (1)
2. 战时文化：血与歌 (15)
3. 芭蕾：“白夜逃亡”与乌兰诺娃博物馆 (28)
4. 肖斯塔科维奇：俄罗斯乐坛的“圣愚” (40)
5. 大众歌曲：时代的声音 (50)
6. 广播：“不要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 (64)
7. 电影：人民的艺术与艺术家的使命 (74)
8. 电视：寓教于乐与纯洁荧屏 (84)
9. 戏剧：艺术的乐园 (93)
10. 教育：面向世俗 (104)
11. 宗教：重燃的圣火 (116)
12. 节日：宗教的或人民的 (124)
13. 服装：走向世界 (137)
14. 饮食：“俄式大餐”与名人饮食 (146)
15. 莫斯科地铁：“蓝色快车” (163)
16. БАНЯ：健身与社交 (170)
17. 国际象棋：俄国人的地盘 (178)
18. 民间工艺：“小套人”及其他 (191)
19. 黑手党：俄罗斯社会的“癌症” (198)
20. X 俱乐部：色情与赌博 (209)

保尔·柯察金： 一个世纪的神话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件事，无疑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出版。自问世之日起，它就像一个神话，在世界各地流传，几千万册的发行量创下了俄罗斯出版史上的奇迹。这种不可思议的、奇异的、神秘的成功在当时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顺理成章，以至于不需要寻找任何解释。

保尔·柯察金的宣传列车奔驰在俄罗斯原野上，就像当年列宁穿过德国回到圣彼得堡一样，再一次点燃了人民献身革命的热情。年轻人组织的“保尔·柯察金长征宣传队”，沿着宽阔的伏尔加河，翻越葱郁的高加索森林，穿过西伯利亚茫茫的雪原，将保尔·柯察金的革命火炬在俄罗斯大地上传递。英国青年联盟的证件上铭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必读书。在中国，保尔·柯察金更是整整几代人心目中的偶像。

此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一夜成名，这种感觉确实令人头晕目眩。一个无名的文学新手成为一名活的“经典作家”。1935 年，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为国家勋章获得者，他是苏联文学史上第二位获此勋章的作家。政府专门在里海边为他建了私人别墅。他在病魔中生活的最后 14 个月，就像一个活着的神。他生活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上，他的住宅成为络绎不绝的代表团访问的

“朝圣地”。1936年12月，全苏维埃人民对他的哀悼更是增添了他的荣耀。

一些西方的俄苏文学研究者至今仍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种广泛的民族声望有多大程度是自发的、自觉的、自然的，又有哪一部分应该属于设计好的神话创造呢？”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看看这个在苏维埃历史上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神话是如何被发现、被创造的。

众所周知，奥斯特洛夫斯基写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初形式的手稿于1928年被邮局丢失。于是他重新开始写，他将新手稿寄往列宁格勒的一家出版社，却杳无音信。这时奥斯特洛夫斯基把自己最后几份手稿中的一份给了自己的朋友弗杰涅夫，请求他把稿子拿到《青年近卫军》杂志社去。弗杰涅夫很快得到答复：此书因为刻画的人物“不现实”而被淘汰。此时，奥斯特洛夫斯基正躺在拥挤的房间里，万分焦急地等待回音。他当时27岁，生命对他来说只剩下5年的时间了。

弗杰涅夫对出版社的决定不服，他要求再次评估此书的价值。于是书稿又摆到了另一名新的评价者马尔克·科洛索夫的书桌上。后来，M·科洛索夫曾有声有色地回忆，弗杰涅夫怎样用冻僵的手从包里拿出手稿，科洛索夫又怎样从最初几行就被“它的力量所征服”，《青年近卫军》的编辑们等待的“正是这样的东西”，再后来副主编又怎样一口气“吞下了”它。这些回忆已是很后来的事了，那时几百万册的印数已使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为神话般的人物。然而，在1932年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2月21日，弗杰涅夫将科洛索夫带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床前，此时此刻将决定他的文学命运。在这三个人的谈话中，一切就像玩魔术一样被连接起来。奥斯特洛夫斯基第二天记下了M·科洛索夫的话：“我们没有

这样的材料，书写得很好，你具备创作的一切条件。书使我本人很激动，我们出版它。”他们三人中惟一的职业文学工作者就是M·科洛索夫。杂志需要这样的材料，他肯定此手稿后，开始谈书的不足和缺点。参加谈话的另一个人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弗杰涅夫。他是一位老地下工作者、党员。如果说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在谈话中作为作者被作者的自爱所束缚，而科洛索夫不可避免地每句话都表现出职业文学家的一言未尽之意，那么弗杰涅夫则完全不受作者的感情和职业文学家的偏见的束缚。这位老西伯利亚人准确无误地感到：“未尽之言”中暗藏着力量，这力量超越一切职业的“赞成”和“反对”。弗杰涅夫回忆说：“我记得那次在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房间的会面……科洛索夫同志当时提了非常多的意见，那样的多，以致于提起要做改动的问题。科洛索夫提议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修改这本书，而我认为，不需要这样做，于是反对这个意见。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和科洛索夫同意我的意见，这是对的！”

谈话是在2月份。4月份，《青年近卫军》杂志开始刊登小说的开头部分；9月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部登完。

这是1932年，这是苏维埃文学史上最热闹的一年，是文学处于变革的一年。1932年4月23日，苏共中央决定停止一切文学小组和协会的活动。现在只有统一的作家协会，并确立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创作原则和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1932年是文学上大转折的一年。

当时，三本大型的首都杂志决定文学辩论的实质和风格。《红色处女地》是排在首位的知识分子的杂志，是文化革命这个广阔领域的教育杂志；《十月》，则是工厂和农村题材的前哨阵地，无产阶级精神的支柱，在这里，关于“工人作家对文学中的磁性建

设”的争论十分激烈；最后是《新世界》，虽然其评论栏目既无特色，又无个性，但杂志本身却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的小说栏目强大。该杂志发表了引起轰动的小说《未开垦的处女地》和《斯古达列夫斯基》，并拥有自己的作家群，如巴别尔、比里良克、雅谢斯基、马雷什金、利金和年轻的巴甫连科。离首都稍远一点的有列宁格勒的《星》。再远一点就是《青年近卫军》。在这里共青团的因素是很明显的。《青年近卫军》杂志感觉到在它身后是共青团的群体，这个群体5~6年后将要决定历史事件的性质，祖国的命运将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这儿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计划，这儿有自己的栏目，自己的辩论和自己的规则，这儿有自己的诗歌、自己的小说，自己的文学世界。《青年近卫军》培养那些刚刚开始文学生涯的青年文学家，即那些从车床旁，从犁耙旁，从枪弹旁走向书桌的文学青年，为他们的作品写述评，为他们展开讨论。

正是在这些青年近卫军的年轻人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H·奥斯特洛夫斯基得到了自己最初的文学通行证。在《青年近卫军》之外，他的书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半年后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职业评论家和所有大的文学杂志对它仍然保持沉默，只有一些零星的无关紧要的反响。在这场沉默中惟一持续不断地支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就是发表他作品的《青年近卫军》。他们在这本杂志上用十分爱惜的语气评价单行本，并刊登第一批为柯察金欢呼的读者反应。但职业评论家仍然没有承认它。当时正热烈争论《斯古达列夫斯基》和《未开垦的处女地》，讨论B·卡达耶夫的《时间，向前！》，研究爱伦堡的《第一天》，欢呼电影《夏伯阳》。谁也没有发现奥斯特洛夫斯基。仅有一篇文章对小说第二部分作出了反应。《青年近卫军》继续对单行本进行评论，执

着地谈论这位青年作家的创作成果。但这种孤立的声音又一次被淹没在大变革的文学海洋中，奥斯特洛夫斯基仍没有被纳入当时变革的文学阵营中。

现在看起来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十月》杂志都没有发现这本书，尽管《十月》杂志社有青年近卫军的一些人：别泽明斯基和扎洛夫，还有卡拉瓦耶娃。1933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已经问世一年半，《十月》上登载出一篇关于《苏维埃文学青年英雄》的文章，作者是O·沃依金斯卡娅。两年后，她成为有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量文章的作者。但在1933年的那篇文章中，她根本没有提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

1934年，《十月》杂志向苏共17大汇报苏维埃文学的成就。杂志社就两次党代会之间所创作的作品开列了名单，但这儿也没有柯察金作者的名字。奥斯特洛夫斯基没有进入一般文学的范围内，他似乎是沿着另一条轨道走的。

1934年，斯达夫斯基正式将这位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名字列入有关文学青年的党代会报告中。因此，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新闻媒介，《共青团真理报》介绍了他的生平。而这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索契奥利霍夫街47号小小的侧房内，激动万分地收听作家大会实况转播。1934年底，评论家米哈依尔·科里佐夫在索契见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事后，他写了一篇随笔刊登在《真理报》上，成百上千的人读到它。这一下使柯察金的作者从默默无闻中走出来。而且，科里佐夫对那些不想承认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是所有的英雄我们都知道，也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善于发现。”

很容易想象，这句话在1935年的《真理报》上出现意味着什么。这是转折！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随笔和文章出现在中央报

纸上，其意义就非同一般。这时文学变革的大辩论已成为过去，杂志的批评栏目对于1932年来说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性质。在很短的时间内，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文章已惊人的多。评论界本来通常要用三年的时间才能写出的东西，却在三个月内全部写出来了。评论家用精彩的笔墨赞赏这位作家的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代表。作者那传奇的生活也成了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奥斯特洛夫斯基从此走进被创造出来的神话般世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了苏维埃历史上一本具有神圣或经典意义的通俗小说。大众在接受它时，也像评论界承认它一样，经过了从陌生、沉默到知晓、喧闹，直至最后狂热崇拜的过程。围绕此书所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我们除了为之感动外，只能称之为奇迹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实在是那个时代精神和理想的完美体现。

达尔达·普里尼是位积极的拉脱维亚女共产党员，在《真理报》工作。1934年以前她并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尽管她认识奥斯特洛夫斯基，而且她本人也被写进小说中。谢苗·特列古勃是《共青团真理报》文学部主任，后来成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研究的权威。他在1935年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也就在这一年，卢甘斯克的语文系大学生И·马尔琴科受共青团组织之命去读这本书，但他到图书馆去借时，排号已排到177号。于是他就在区委委借了这本书，他没有将书带回家就在那儿读完了……后来И·马尔琴科成为全乌克兰奥斯特洛夫斯基资料收藏最齐全的人。

在共青团组织的大规模阅读此书的活动中，似乎有一种超文学的吸引千百万灵魂的催化剂。1932年底，这本书刚出版就被部队政治部买走了印数的80%；后来有报道说，有一位战士站岗站累了，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驱赶睡意。在这些插曲中似